#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三

文公 名興僖公之子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 繼正即位正也 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

年無君也即位必以歲首正始也自古通喪三年告廟則冢宰攝而行之如伊尹祠于先王是也唯即位臨羣臣則權一時之宜如借吉例事畢即反喪服盖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魯自隱至文桓公弒立外惟文公書即位盖國無變事舉行其禮則史書其事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日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 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公孫敖魯大夫慶文子叔服能視人顏色知吉凶 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 穀公孫敖長子文伯難公孫敖次子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身者也 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 豐下蓋面方為八年

公孫敖奔莒傳

公羊傳 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 葬曰會 言會明非一人之辭 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凡崩薨卒葬人道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為常事而不書其甚害於王法如君弑賊不討吳楚稱王之類則聖人有削而不書以示義者矣諸侯使卿來會葬不書常事也王使来魯則無不書尊王命且以著魯不朝聘而王數加禮為失政也王於諸侯有弔贈含襚之禮而使人會葬則諸侯相交之喪紀也況天王之喪葬魯君不聞親赴而王臣先至以待諸侯之葬期冠履倒置至此極矣

附錄左傳 于是閏三月非禮也于歷法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歷者所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步也日月運轉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歷謂之步歷步歷之始以為術之端首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歷首朞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各剩一日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故言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四時無愆過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四時得所則事無悖亂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

穀梁傳 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于卒事乎加之矣

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以十二月薨以四月葬於禮為合矣

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

左傳 王使毛伯衛来錫公命 毛國伯爵衛其字也諸侯為王卿士者

公羊傳 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復發傳者嫌禮與桓公同死生

異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穀梁傳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命所當錫者三終喪入見則有黻冕圭璧之錫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也歲時來朝則有車馬衮黼之錫如采菽之詩所稱是也敵愾獻功則有彤弓旅矢之錫如彤弓之詩所稱是也然是三者皆諸侯至王所受之天子無往錫之禮今文公居喪始越五月既非初見之時

又無繼朝獻功之事毛伯之錫何為哉故書以譏之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孔達衛大夫匡杜注在潁川新汲縣東北令河南扶溝縣西有匡城晉襄公既祥祥謂小祥也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南陽杜注河内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時王在温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

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昭子衛大夫食戚邑

齊桓於霸為盛而業止其身晉文得國日淺視桓少遜而子孫繼霸者凡十世則以襄公克纘父功尊獎王室故威加諸侯而霸業不替如衛侯不朝將告于諸侯而伐之乃能聽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溫而後往伐可謂知禮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叔孫得臣如周拜得臣叔牙之孫如周謝錫命

不自朝而使卿拜命終喪之後又不類見慢王之罪其可逭乎趙氏鵬飛以拜命為非謂釋衰服轂於心不安說亦無據在禮喪公弔之必有拜者使人拜未聞遂釋服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人使告于陳以晉伐告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衛孔達帥師師

衆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卑晉我陳侯也言為衛以辭謝晉求和

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衛人聽陳共公謀使孔達伐晉夫古者越國而謀必義事也今陳與衛不謀以小事大之禮而乃稱兵報伐他日陳為衛請而執達以說其為謀也過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戚杜注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隷開州北有古戚城

左傳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晉取衛田正其疆界公孫敖即穆伯

慶父之子也

魯之三家雖自僖公而僖之世尚未見其恣也及文公之初則已專盟會矣夫諸侯非王命自為會猶以為罪況以列卿上會霸主豈非政逮大夫之漸乎魯與晉交失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羊穀梁作髡

左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

恒在少者舉立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江芈成王妹嫁于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問能事職否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大子宮甲僖二十八年王以東宮卒從子玉蓋取此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小字）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中國君卒正者例日篡立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畧而不日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耳不以明髡正與不正）

楚僭號已久世子必不誓於天子今特書世子以著其罪也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

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所以明有君之尊也楚頵僭王在位四十六年陵暴列國戰克攻取毒被天下終以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所謂不善之積必有餘殃豈不信與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諸侯初即位於列國有通嗣君之禮然得臣聘周而敖聘齊等周於齊失禮已甚或謂聘齊以請婚在喪謀婚尤為非禮不貶而惡見矣

附錄左傳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詩大雅隧蹊徑也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言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荅對與誦之言則閉之若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反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杜注秦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陜西白水縣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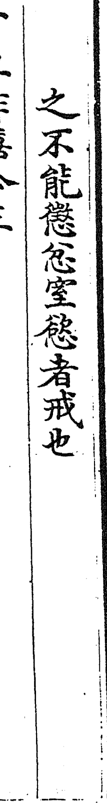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代郤溱）王官無地御戎（代梁弘）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

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因上文萊駒失戈故言禽之生死皆曰禽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周志周書也明堂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更成

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吾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遄疾也沮止也言君子之怒必以止亂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詩大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成子言于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言念其

祖考則宜述修其德以顯之毋念念也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秦穆公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師出無名故不稱伐晉襄公得志於殽可以已矣秦兵再至不修文告以郤之而逞志於再戰是主乎戰者也故言及蓋秦穆憤於敗而不能平晉襄狃於勝而不能屈血氣用事無理義以養其心終於稔怨結讎黷武殘民而已春秋書秦晉之戰所以為世


之不能懲忿窒慾者戒也

丁丑作僖公主

左傳 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公羊傳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已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

同者用意尚麤猶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堂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

穀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于虞吉主于練此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

在三年喪終傳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

作主常禮也何以書蓋喪主作於方葬之時吉主作於小祥今僖公之薨已十有五月乃始作主慢甚矣故書之譏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因朝而盟始此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經書三月乙巳經傳必有誤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羊傳 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 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凡盟必書地其不地於晉也公在喪未朝天子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乃使大夫盟公以辱之是以沒不書公諱之也齊晉霸業正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於其國魯閔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

盟閔公于落姑悼公出盟襄公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諸侯也而襄公乃使大夫盟公于國都故諸侯懾於其勢而心不服此晉覇之所以易世而衰與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穀

梁作斂垂隴公羊斂梁作垂斂杜注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在今河南滎澤縣東北此外大夫書名之始

左傳公未至晉朝未歸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穀梁傳　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大夫而敵諸侯於是始晉遂以大夫主諸侯也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大夫張也大夫之張君使之也或疑當時君權尚尊非如襄昭之際大夫專國然防微杜漸不可不謹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云言也言有災故以災書此不雨

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不雨之月歷時而總書與僖公之每時一書不雨者異蓋僖公有閔雨之心文公無望雨之意也不雨止於七月則八月雨矣雨亦不書見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左傳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尚之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向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知其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妾織蒲言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具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

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陳者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鄉明穆取北面尚敬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文公以僖公為閔公庶兄升僖公于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

文公亦猶祖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祫祭者合祭諸廟已毁未毁者之主于大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祭畢則復還其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謂天道先尊而後親今亂其上下不仰法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凡祭而失禮則書祭名祭非失禮為下事張本則稱事此大事于大廟蓋祫祭也祫者吉祭不言吉者主為逆祀書也閔僖二公昭穆雖同世而繼序有先後閔公弟也實為僖之君僖公兄也實為閔之臣入廟之主有定序僖不得先閔明矣今文公私於其父序兄弟𣈆君臣升僖之主於閔之上非禮甚矣公穀皆以大事為祫左傳無明文而杜預以為禘公羊注又曰三年祫五年禘皆非也五年

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耳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自入春秋至此惟魯大夫師師以名見外師非君將恒稱人外大夫自士穀專盟始以名見陽處父專將始以名見而餘猶稱人大夫雖張而未甚也

至晉秦結怨勦民報復無已則不待貶而惡見矣

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謂諒闇既終嘉好之事通于外內外內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昏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釆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

吉禘于

莊公譏焉則曷為不于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

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

為獨于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

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念

親者聞欲為已圖昏則當變慟哭泣況乃至于納幣成昏哉

昏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譏喪未終而圖昏也

婦姜之迎在四年夏喪服已畢何以譏之蓋事莫

重乎志故曰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逆婦雖在三

年外而納幣尚在喪期之內未祥而行嘉禮哀戚忘矣志可問乎春秋此義使人抑情以去私其垂教切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杜注姬姓國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按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屬蔡州今河南汝陽縣東南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覇國大夫會諸大夫伐國自此始

左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莊叔即得臣以其服于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晉襄繼霸未嘗一出與諸侯會盟而使大夫主之自伐衛而後軍政亦委之大夫其志益怠矣方是時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國人惡之使晉襄能伸大義親帥諸侯以討楚則商臣不能自安楚人必有因敵勢順衆心起而討賊改立君以聽命於諸侯者如此則有光於桓文矣乃視非已事而使大夫主兵伐其與國之小者商臣以是料晉之無能為是以沈鉏潰而圍江之師旋出也

附録
左傳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王子虎與僖公同盟于翟泉文公是同盟之子故赴以名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来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

重任以守國

王子虎者穀梁以為即叔服然左氏於叔服稱内史於子虎稱王叔文公而後此星孛入斗之時叔服復見於傳則非王子虎明矣踐土之役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蓋天子之東政者王臣無外交今死而赴告於魯故書以譏之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杜注晉地今山

西臨晉縣東南王官谷有廢壘即王官城也郊杜注晉地當爲今臨晉平陽閒小邑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杜注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平陸縣南大陽渡即茅津也有古茅城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偏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

明有馬詩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喻子桑有舉善之謀

舊說秦伯知過復貳故貶而稱人非也考之於經惟戰韓稱秦伯葢兩君親戰若書秦人則疑晉侯見獲於秦大夫其餘終穆公之篇皆書秦人未有稱爵者又謂晉人畏秦而不出秦伯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其自誓之言亦非也考之傳記則踰二年而穆公卒何由知其自悔而不

報乎先儒曲生義例謂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皆因書録秦誓謂孔子以穆公為賢不知誓詞有足為天下後世法者故不廢其言至其窮兵報怨則備書於春秋以著其罪猶化工賦物生殺竝行而不相悖也

秋楚人圍江

左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自齊桓之霸江黄以近楚之國竝從齊盟楚深憾

之滅黄巳久今復圍江亦以晋不能合諸侯以討其弑逆之罪故輕視中國而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左傳 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 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蒺藜 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

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異之大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

左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詩小雅義取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于大國敢不慎儀賦詩曰樂且有儀故答以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俱還

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義取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晉人懼無禮而請改盟於公為不辱故適晉書而反國亦致不書地盟于晉都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羊穀梁無以字外大夫書帥師自此始

左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王叔文公之子不書不親伐也門於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諼詐其為諼奈何

伐楚為救江也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大夫彊也春秋於侵伐多不言所事此書伐以救何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也是時楚商臣負弒逆之罪恃彊淩弱晋襄不能大合諸侯奉詞伐罪而獨遣一軍又不

敢徑造江之城下而聲言伐楚一遇子朱即避之而返既不能伐楚又不能救江畏怯甚矣故特起伐以救之文以罪之以者不以者也

四年春公至自晋

附録 左傳 四年春晋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 二年衛執孔達以說晋

夏衛侯如晋拜 謝歸孔達

曹伯如晋會正 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夏逆婦姜于齊

左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禮諸侯有故則使卿逆）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所敬信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公子遂納幣是貴聘也）君而卑之（君小君也）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主內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詩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禄為十八年姜氏歸齊張本）

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謂不書逆者之姓名不言如齊不稱女不書至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謂夫人乃齊大夫女賤不

可奉宗廟故畧之

穀梁傳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昏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怪稱婦速故設為問辭而反覆推之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非責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于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

納幣卿行則逆婦必非微者穀梁謂公自逆是也

未至而稱婦則成禮于齊明矣圖昏於喪期之内又成禮于婦家所謂失禮之中又失禮也故諱不書公以示貶

狄侵齊

春秋霸業之盛首推桓文以其攘外而安内也狄雖敗於箕未幾復侵齊春秋書之譏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也

秋楚人滅江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降服素服也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鄰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秦江同盟不告故不書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詩大雅爰于也究度皆謀也言夏商之君政不得人心故四方諸侯皆懼而謀度其政事喻秦穆亦能慼江之滅懼而思政也

春秋中以慕義從霸遂致滅亡者江與黃是也當桓之世黃為楚滅齊不能救君子憫之江被圍經

年晉霸不競不能撼楚以庇江春秋書圍書滅著晉襄之無遠謀見江上下同力效死乃亡國之善辭也不書奔死社稷也

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祁杜注秦邑在今陜西澄城縣境新城杜注秦邑今澄城縣東北有古新城即梁國之新里也以報王官之役王官役在三年

晉襄以王官之役不報為耻未若商臣得志於江為耻之大也報秦而不誅商臣末矣況救江則遣

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故書晉侯伐秦於滅江之下見其急於修怨而緩於恤患也爵晉侯非善之以其狗私亟戰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責之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故言為賦湛露彤弓詩小雅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以魯人失所賦故佯為不知昔諸侯朝正于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

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詩云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晞乾也言露見日而乾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令陪臣來繼舊好因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辭己所以不辭亦不答之意

禮諸侯歲相問殷相聘殷衆也殷見曰同十有二年五服盡朝故曰殷見殷見既畢諸侯更遣大夫

以交於鄰邦謂之殷聘今殷見則亡而殷聘則存

聖人書之以傷周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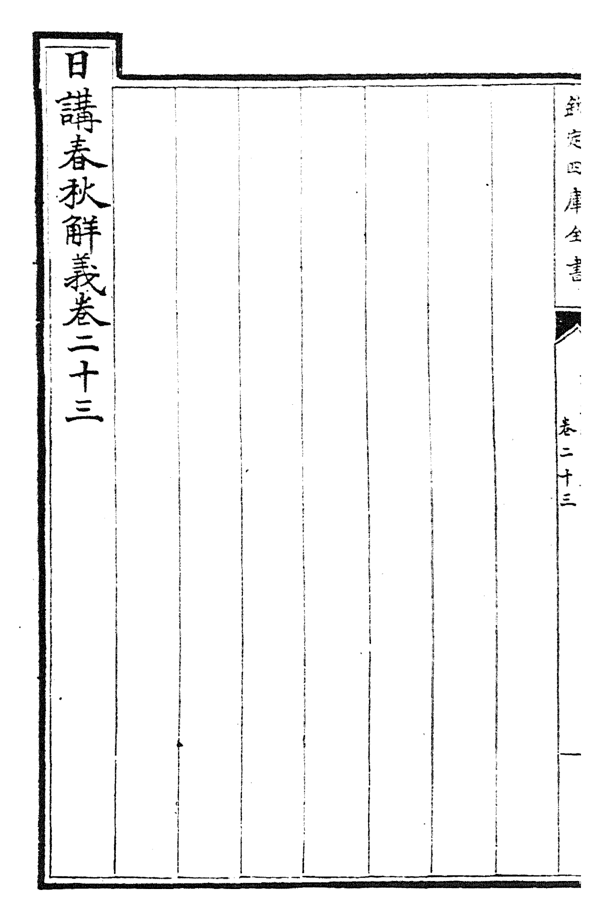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左傳冬成風薨為明年王使歸含賵傳

春秋正名定分之書也仲子不稱夫人稱夫人自

風氏始春秋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辭者謹

禮之所由變也




日講春秋觧義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四十九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四

文公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左傳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 榮叔天子之上大夫榮采地叔字也

公羊傳 含者何口實也 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 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穀梁傳 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

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乘馬曰賵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言早）而含已晚（已殯故言晚）

春秋繫王於天以履天位治天職所惇庸者天叙天秩所刑賞者天命天討文公以風氏之喪訃於王非禮也王不能正反歸含賵失天理矣故特不稱天言弗克若天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公羊傳　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

成風書薨是祔於姑也隱公時仲子猶别立宫以祀今則儼然並尊又私謚焉亂禮甚矣書其實以示譏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禮 召昭公來會葬召采地伯爵天子卿也 禮也成風莊公之妾毋以子貴故曰

穀梁傳 會葬之禮于鄗上鄗竟也為送葬來故從竟至墓上

王臣下聘桓公宰糾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書

字從同也今王以夫人之禮喪成風再不稱天何也莞而賵含尚曰不可又使卿來會葬將祔之於廟則其事益隆失益甚矣故復去天以示義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含且賵又使卿來會葬禮莫隆焉不往謝而亟如晉慢王尊霸不貶而惡見矣

秦人入鄀

左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夏秦人入鄀

鄀介秦楚之間商臣弑逆鄀叛楚而即秦以務公為可恃也及楚滅江懼而貳於楚秦不能庇鄀乃稱兵以入之而其後鄀卒為楚所并王政不行小國之無罪而就滅亡如此可哀也夫

秋楚人滅六六杜注六國廬江六縣在今江南六安州北

左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仲歸子家冬楚公子燮滅蓼蓼杜注蓼國安豐蓼縣今河南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即其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蓼與六皆

皐陶後也庭堅皐陶字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鄝滅須句楚滅六蓼皆世變之大者須句司大皥之祀六蓼實皐陶之後上古建國歷唐虞三代緜延不絶入春秋而後蕩滅無遺蓋不獨周綱解紐自古聖王之政教至是而盡廢故不足以相維持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錄

左傳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杜注晉邑汲郡修

武縣今河南獲嘉縣西北有故城羸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羸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言各當以剛柔勝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此在洪範今謂之周書夫子壹之謂純任剛也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言過其行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剛則犯人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離罹也為六年晉殺處父傳晉趙成子趙衰新上軍帥中軍佐也欒貞子欒枝下軍帥也霍伯先且居中軍帥也臼季胥臣下軍佐也皆卒為六年蒐于夷傳

六年春葬許僖公

附録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杜注晉地前左傳 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前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趙盾佐之代趙衰也盾趙衰子 陽處父至自溫往年聘衛過溫今始至 改蒐于董董杜注河東汾陰縣有董亭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北接絳州界 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 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 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于是乎始為國政宣趙盾謚 制事典典常也 正法罪當輕重 辟刑獄

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淹拔賢能也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夏季文子聘于陳季文子即行父季友之孫且娶焉

季友以原仲之舊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盖因其

祖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韓侯因朝而娶詩列大雅則於禮無譏故經但以出聘書而不及其私與友之葬原仲異也

附録 左傳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黄鳥（黄鳥詩秦風義取黄鳥止于棘桑往來得其所傷三良不然）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善人者民之望也殺以殉葬是棄民望）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言善人亡則國瘁病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建立聖知以司牧民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為立聲教之法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話善言也為作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導也表儀猶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即就也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

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不能復征東方諸侯為霸主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秋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其人從者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過求何害

王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文公即位六載未嘗一如京師而朝晉者再且數遣

聘問知覇主而不知有王比事以觀罪可見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左傳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趙孟趙盾也）立公子雍（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懷嬴所出）辰嬴嬖于二君（辰嬴即懷嬴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

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國名姞姞姓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處狄時妻故復讓之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

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杜注晉地今河南

濟源縣西有郫亭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左傳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

禮諸侯五月而葬今三月不及期非禮也又禮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晉文昉為霸令使大夫弔卿共葬事故襄仲以卿往會亦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射穀梁作夜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易以為佐）而知其無援于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鞫居狐氏之族）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討其殺處父簡伯續鞫居十一月無丙寅丙寅十二月八日也日月必有誤）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臾駢趙盾屬大夫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佐中軍同官故）夷之蒐賈季戮臾駢（戮辱也）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是遷怒也）夫

子禮于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于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

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説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于朝而走

穀梁傳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 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 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 賢者多才也戰

主攻伐仁者有惻隱之心不如多才者有權畧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鄙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言與君言出則詭辭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凡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射姑實殺處父而罪累上者見人君以公正之道進退其臣人自心服無所歸咎襄公乃漏言於射姑嫁怨於處父雖非身

殺之而以失言殺之等殺耳故襄公已卒而書國殺所以為後世戒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而民生厚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為治民也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祖廟每月

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曷為不告朔謂不言朔而言月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朔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故曰猶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于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約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猶

之為言可以已也告朔然後朝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

諸侯月朔告於廟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因月之盈虧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在禮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諸侯不奉以告是輕正朔慢時令也況一月之內百官修政於朝庶民服事於野閏雖無常而政有常安得不告猶朝於廟者幸其不已

之詞也

七年春公伐邾

左傳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公因霸國有難而侵小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公羊作朐郚杜注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在今山東泗水縣東南

左傳三月甲戌取須句須句魯封內屬國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寘文公子也邾文公子叛邾在魯故使為守須句大夫非禮也絕大皞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據昭三十二年正月取闞亦邾婁之邑未嘗書日今以日為內辭者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所以深諱其貪利取邑也然僖公嘗伐邾取須朐矣何以不為內辭哉公羊之說非也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故錄日以志之然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已乎

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

晉襄既卒國未立君公秉其間伐邾取邑絕大皞之祀俾邾之叛臣守之貪土地而舍逋逃又重勞

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師之至心有慊焉故畏鄰國之伐而不知愈重其過耳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臣穀梁作壬臣

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昭公將去羣公子成公卒其弟禦殺世

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馬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尋即將尋斧柯之尋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

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殺者衆故名不可知死者無罪則例不稱名

公羊傳 何以不名成公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稱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臣以權寵逼君故曰有罪

成公在殯昭公首為亂階至使公族構難大夫罹殃經書宋人以著國亂無政而昭公之不君亦可見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蔑公羊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左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在僖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初使先蔑逆子雍故言逼已背靈公大子夷臯也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克先且居子代狐射姑荀林父佐上軍箕鄭將上軍居守故佐獨行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先蔑士會逆公子雍前還晉晉人始以逆雍出軍故蔑猶在職堇陰杜注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

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于寢蓐也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與刳首相接按令狐今山西猗氏縣地刳首當在今滎河臨晉間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板詩大雅其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僖二十八年林父將中行先蔑將左行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于秦荀伯林父曰為同

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于國（言能與人俱亡于晉國）不能見于此馬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士季士會）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言己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將何見焉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公羊傳）晉先眛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于戰貶之）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言從竟外去）

穀梁傳　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穀止

也為將而獨奔故曰逃軍

晉人舍適嗣而外求君其始已失及畏偪立君不知以禮謝秦而悍然興戎掩其不備葢晉人為志乎是戰也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先蔑之奔不言出明自軍中去也

狄侵我西鄙

左傳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

舒且讓之（時賈季奔在狄鄷舒狄相）鄷舒問于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魯嘗患戎未嘗患狄蓋狄遠魯且懾晉也至是晉構秦難不在諸侯魯間之而近伐邾狄亦間之而遠侵魯春秋書此罪魯之不自正而晉業之替亦見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

左傳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不敏猶不達也諸國皆在公獨後是不達于事此傳自釋凡例之意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内則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為諸侯所薄賤故不見序

穀梁傳其曰諸侯畧之也

以大夫主盟諸侯自會扈始趙盾初立靈公專執晉政彊會八國之君而自主盟若晉無君然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所以著大夫之專也

冬徐伐莒

徐僭號即戎厥後自進於中國數從會伐經皆稱人以其能附中國也今以中國無霸興兵伐莒故復以號舉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子遂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鄢陵杜注莒邑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惠伯叔牙孫臣聞之兵作于內為亂于外為冦冦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冦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

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

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以徐伐莒而往涖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請修涖之盟而敖因盟莒以代弟逆婦且為不道經第書涖盟所謂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也

附錄左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往日元年晉伐衛取戚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

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八年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達伐不能克今晉令鄭還衛並歸所取戚田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公壻池晉君女壻舊取衛地以封之今並還衛也申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汜水縣界

夏四月

附録

左傳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令狐役在七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傳 秋襄王崩 子頃王壬臣立為公孫敖如周弔傳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羊作伊雒戎暴杜注鄭地

左傳 遂會伊雒之戎 伊雒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 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

翟泉之盟猶有王人及魯公涖焉以大夫而專會

盟自衡雍始其後趙盾仲遂皆為弑君之賊而有後於魯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其兆早見於斯矣遂既盟趙盾四日又盟雒戎而再以名見不書遂會蓋以二事出皆有公命左氏之說非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左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己氏莒女

公羊傳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安居不肯行故諱使若已行但不至而還爾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

公意也正其義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據慶父言出奔遂在外也諱使若從外来不敢復還者也

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若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令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顯命行于下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

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也禮君言不宿於家況敖

受命以赴天王之喪廢天命而徒返無王無君罪莫甚焉文公既不加誅又不再使卿往亦罪也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重也不言出受命矣自外出也

螽螽公羊作蝝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效猶致也意諸公子蕩之孫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請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曷為皆官舉據宋殺其大夫山不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內娶三世妃黨爭權相殺主或不知所任故舉其官

穀梁傳 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殺其大夫志亂也二人皆以官舉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故以其官責之而宋國無政昭公之不能定位已於此見其端兆矣

附録 左傳 蒐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之于上軍也 蒐蒐在六年 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士縠本司空 先克曰狐趙之勲

不可廢也狐偃趙衰有從亡之勲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著五人作亂之由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來求止此

左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天子不私求財故曰非禮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襄王崩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

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俱繼體其禮不得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内三年稱子也各信恩于其下踰年稱公矣則爲于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明繼體以繫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于其封内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

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

法度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求俱不可在喪尤甚

公孫敖既不至京師魯遂不供天子之喪故毛伯來風魯以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冢宰不能制國用而下求諸侯不貢而致王求皆非也自

是以後魯不修貢而王亦無求矣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穀梁傳 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

辛丑葬襄王

左傳 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 莊叔即得臣

公羊傳 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穀梁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

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此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也不赴故不書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乙丑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

夫人與君敵體然適他國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此書致以歸寧告廟得其正也歸寧常事爾宜不書然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於出姜之至見之又歸寧雖常事而出姜之歸寧以不安於魯而歸告於父母則非常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梁益耳蒯得不書皆非卿

穀梁傳　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三大夫作亂殺中軍佐固有罪矣曷為不稱國討時晉侯年幼政在趙盾故稱人以殺見大夫專作威福而政不自君出也

楚人伐鄭

左傳　范山言于楚子曰　范山楚大夫　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　狼淵杜注潁川潁陰縣有狼陂在今河南

許州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華耦華督曾孫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獨書公子遂者春秋于魯事自非特為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于他國也

楚自城濮以來不敢窺諸國以文襄之烈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之時而趙盾不能折衝弭患乃視為常後緩不及事致楚得志而晉遂不競矣

夏狄侵齊

楚得志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附録

左傳夏楚侵陳克壺丘壺丘杜注陳邑在今河南陳州南境以其服于晉也　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子朱息公也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以小勝大故懼而請平也傳言晉君少楚陵中國明年所以有厥貉之會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天動地靜者常也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故曰異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地道以静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節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楚君臣始並見經

左傳冬楚子越椒來聘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傳曰先

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明奉使皆告廟故言徼其先君也為宣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公羊傳　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據屈完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言進之當以漸

穀梁傳　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先儒皆謂春秋與楚慕義能以禮交諸侯故褒進之乃樂與人為善之義此大非也商臣負覆載不容之罪乘晉霸之衰圍江圍巢滅江滅六滅蓼伐

鄭侵陳侵宋其聘魯乃遠交近攻之術亦所以窺伺東夏耳春秋乃用此褒之而赦其大惡逆天理悖人情矣而謂孔子有是乎蓋中國無霸楚勢日張魯人畏其憑陵喜於来聘而以待齊晉之禮待之故舊史備其辭孔子仍而不革以著諸侯畏楚之情實耳觀十年冬楚次厥貉亦書爵則以書爵為褒其不可通也審矣

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傳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本非魯方嶽同盟無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接好為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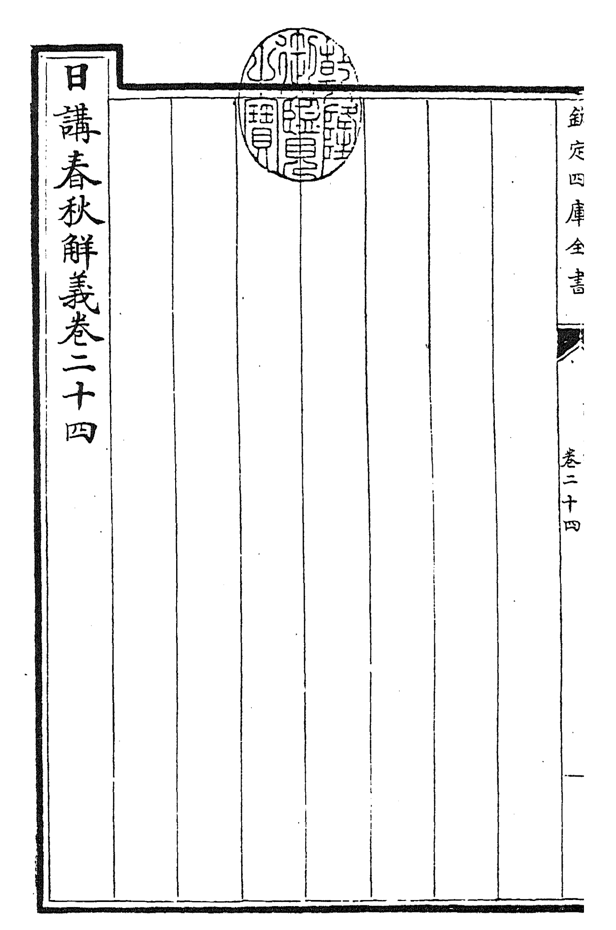
公羊傳　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禮主于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不可使卑及尊也

穀梁傳　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

秦晉方不睦而魯善於晉故秦人歸襚以結魯猶

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過時始至不以緩為譏以其始通録之也僖公成風雖毋子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不言及卑不及尊也不稱夫人以義不得言及荀稱夫人則辭不别白嫌於僖公之夫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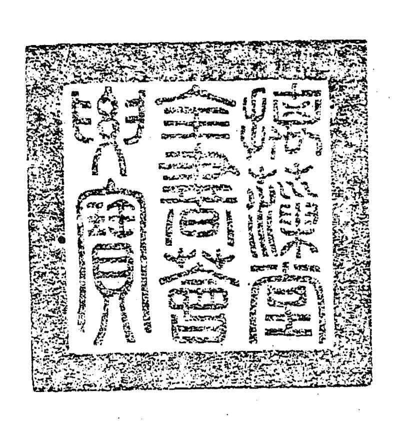
葬曹共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四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